

鮎埼亭集

二六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灑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慎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

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
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
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
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
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
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畱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弃
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
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
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
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葢園
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
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
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
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則
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
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
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
閭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
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
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
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
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昂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上林賦曰澤弗宓汨南都賦曰漻淚減汨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

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
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
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茗中
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
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
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予討
論浹旬遂畱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緒姑水檀臺
岡瓊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鄆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
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
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

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阡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差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埭防之以官守

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酈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

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

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
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
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
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
其實非山水蓋卽江水所謂錢唐蓋卽錢水之塘而流
傳華信誑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
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
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嶮直與句章接則嶮浦

岵浦漁浦剡溪簞溪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鄮閒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鄮閒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鄮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

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漳渠洵渠皆是也則句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湖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漑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渠水者矣蓋六溪皆簞溪之支流簞溪入浦陽而此六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已遠三犀雙鵠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
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合不
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
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
合許慎晉灼闕駟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
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
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
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
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
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

不知而作者妄爲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沔水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沔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卽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沿

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涉而爲濟未聞有以濟爲涉者蓋
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
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爲涉而引衛詩以
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涉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
皇癭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餞禰之禰爲曹州之大
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
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
失大矣

水經渙水篇跋

水經渙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